

史

記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

正義勝式

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之文王

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

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祭

散行汝

散亦作澗先寒反亦作朔音同正義甃散音

平原君美

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

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

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索隱罷音皮癘音呂○高反罷癘音背

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持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我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

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必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夫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

玄曰穎環也
臍音吐活反

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索隱曰發一作發鄭玄云
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

發棄
之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

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壤而自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
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
鳥故反
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
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紫
隱

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豕大夫以下用雞今此惣言盟之用血故云承雞狗馬

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歎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歎此血於

堂下索隱曰歎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助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

從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楚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

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政也

說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
百數婢妾被綺殺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
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
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

於是平原

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

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

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

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

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令信陵君存邯

鄲

也

郚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計

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

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

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

趙索隱曰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

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

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

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

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辯必

相博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矣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
口杼音聖杼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
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簠

徐廣曰躡草屨也簠長柄笠音笠笠有柄者謂

之簠。索隱曰躡音卿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

今之虞卿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

古右反

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
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
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
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
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
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

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徐廣曰一作郝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
能進凌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
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復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
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令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臣爲足下計負親之攻

索隱曰爲足下解其開闕通弊

齊交韓魏王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

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

卿對曰郝言曰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今媾郝言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

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

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

失六城秦從而歸兵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

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
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
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
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
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
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
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

然試言公之私

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

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用

文伯母乎

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穀康子從父昆弟

公用文伯仕於魯

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

相室曰

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

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

非計也言三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

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

說也王齋勿予

徐廣曰樓緩音慎

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

之言告樓緩

音慎

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

秦趙構難

以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

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如亟割地而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疆怒秦而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二何秦之圖乎故曰

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

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

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

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

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也

道也易音亦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

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

君

諫隱曰

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

魏請爲從對曰魏過

光卧反

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

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

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

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

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

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

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

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云歸魏

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使齊自上採春秋下觀近世

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

之曰虞氏

春秋正義曰燕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云

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愛馮亭哉

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著書見意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鄴邑

弟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又頴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拈棹特棹頭燒

零以薪置其中請之烽常照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之有寇即火然障之以相告

魏

王

釋博

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

正義曰爲復博如于爲反

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爲寇

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

臣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

知之是

行

上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

有隱士曰侯贏

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贏瘦之贏

年七十家貧爲大梁

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

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

生侯生攝髮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赤衣裋褐

索隱曰裋音浦計反裋音五計反 故父立與

其客語徵祭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

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

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褊索隱曰褊音遍 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

羸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羸乃夷門抱關者也 而

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
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
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
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
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十萬衆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
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
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
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
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且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且厚公子往而且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弄人間語索謂曰問晉謂謂靜語也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啗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報仇年謂服齊衰也今按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

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且
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
事必危矣呂客魯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
泣也公子曰晉鄙嘯嗾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
曰吉類云嘯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呂乃市井鼓刀屠者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自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且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

負轡矢

呂忱曰轡字如分之胡籠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

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臣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

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場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

無功於趙趙王待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

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鄙音霍趙邑名屬

常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

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

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

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其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信陵君傳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
賣兼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蒙舉耳

索隱曰謂豪者之舉亦音據也

不求士也無

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
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
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

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

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索隱曰史

失其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

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玄憂色告軍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

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

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

索隱曰抑首憶謂以兵感之

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

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

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德也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殺公子於魏王曰公子王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王薨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驩攻魏

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大梁

索隱曰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間公子賢及即天

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宗之父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

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

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

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曰竟陵禹江身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

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

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

其變

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

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

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

至則危

徐廣曰至或作安

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

二垂

正義曰言極東西

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

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進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

索隱曰信音甲

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挑徐輒曰燕入邢徐廣曰平
宿晉之口魏无虛類丘挑縣有挑城有邢丘正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素隱曰此蒲在

衛之長垣蒲鄉也街在河南与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

垣非河東之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素隱曰仁

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黃濟陽嬰城徐廣曰

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關黃濟陽嬰城徐廣曰

汝白馬之口魏无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素天下

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

并章也言王之威不折也

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

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奪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借其尾每涉水率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警不可力臣之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

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太原有梗陽鄉是也。王

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繫臺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干隧之敗

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陸道

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死在蘇州西此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素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浚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

於後後即榆次十隧之難也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素隱曰從晉絕用反圍氏云於

也猶領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

還為越王

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

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怒動酒盡乃智氏之信韓

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正義曰勝有日矣韓魏叛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徐廣曰鑿臺在榆次

今王姑楚之不毀也

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趯趯性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獲

鬼謂狡兔數性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
兔狡兔也蘇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

天墜反
兔音謹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

索隱曰大國謂秦也

何則王

無重卅之德於韓魏而有累卅之怨焉

索隱曰重卅猶卅世也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卅矣本國殘社

稷壞宗廟毀刻腹絕腸折頸捐頤

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捐音拉頤音夷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

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

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

正義曰惡音烏

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

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楚

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

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

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

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正義曰此野徐泗獨齊也

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

索隱曰若秦楚備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楚使齊魏獨攻伐

而得其利者也

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

以校於秦

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較也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

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

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

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

索隱曰言齊一江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

然禁字作楚者誤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

事而樹怨於楚邊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曰逢一作還索隱曰逢音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

臣為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固言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

以十萬戍鄭梁言寒心許言陵嬰城而上言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戍

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

曰右壤謂滑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

州之南北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濟楚無燕趙也然後

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

善於是乃止言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言善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

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

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
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
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
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
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
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
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
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從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

頃襄王卒

徐廣曰三
十六年

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

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出
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贈

境並蓋號謚
而孟嘗是謚

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

王曰准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

正義

曰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
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遺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
楚門為昌明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
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
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
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
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
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春申君

趙使趙使大勳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

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

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而楚

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昏

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

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諧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

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二年而不

攻楚何也秦踰躡隘之塞正義曰通隘之塞在申州通音音也而攻楚不

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曰寡

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

里

徐廣曰在許東南

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曰鬪也楚於是去

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

作置東郡

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

本衛都而徙野王也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

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

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

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

期春申君曰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

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

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矣，禮於王，凡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以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勇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勇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

申君曰卅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无望猶不望而忽至又有毋望之禍

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事毋望

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

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日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

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

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

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

王之謂意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

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云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

死士於棘門之內

正義曰壽州城門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

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索隱曰按楚揮有母

帝猶猶有庶子而負弱及曰平君是秦也是歲也秦始皇

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逐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廷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乃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莖語曰斷不斷石受其亂春申君失

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收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

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遯襄王之

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

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

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

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

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

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

折其脅而又雎伴死即卷以簣

索隱曰簣謂草蓆之薄也用以裹其死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

素隱曰更音羹溺即波也
湖年吊反渡音所留反。

正義曰溺
古系字

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

王瞽從糞中謂守

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糞中死人

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

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詎為卒侍王稽

正義
卒祖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畫見

王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瞽語未究王

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

素隱曰三亭
亭名在魏境

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知境摠有三亭皆祖
也之與鄭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
也正義曰若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與
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崇為南與

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索隱曰

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望見車騎從西

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

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

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

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

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

有人忘索之

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

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

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

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

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

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

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

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

上左右懼招荀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危哉荀

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

興社稷云誠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得臣則安然不可

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

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謂飽食草菜之饌具也

范雎

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

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

華陽君

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羊我宣太后之

同父弟亦號爲新城君是也

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

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祠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

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乃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

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

政

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泄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

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

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

素隱曰割榮即上
擅厚謂擅權也

良醫知病人

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

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

邪

徐廣曰一作澆音同。素隱曰戰國策概
邪作閔謂閔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云其言臣

者賤而不可用乎

素隱曰云
猶輕賤也

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

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

說乃謝玉替使以傳車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素
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

召范

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

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
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

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正義曰永巷
宮中獄也

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緣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遂延迎謝

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

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閱然不敏

曰鄭誕生本作恬然音孫或
又一作閱音缺閱猶昏闇也敬執賓王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徐廣曰洒
先典反。索隱曰鄭
文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官中虛無人秦王跽

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
者長跽兩膝破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而死亡三王之仁焉

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亡魯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

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雒吳越春秋曰吳夏育之勇

焉而死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李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

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

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

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陵粟聲相近故或也滕行浦伏誓首肉袒鼓

腹吹箎一作箛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閭閻爲伯使臣

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

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

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

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詭詐之志居深宮

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尚明其

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

窮辱之事死云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不

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

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王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

也音潤索隱由二字並音胡用反恩猶汨亂之意而方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

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

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

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公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

襄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亦久牙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

云村連山上土人爲襄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

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奕山中西謂之公口即古寒

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

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法

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

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

搏蹇兔也

索隱曰戰國策韓盧爲犬謂狇

二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

取諸侯之易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

而羣臣莫當其位至矣閉關

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允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以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公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

正義曰此尺亦反

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

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若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

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

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

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

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音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

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

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契而天

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

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
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
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
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
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姑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
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
王三年
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
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
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

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

道不通

正義曰言宜陽夾北說之師不得下相救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

師不下

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

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

國斷而為三

正義曰新鄭北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也思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

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

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書。言下乃所謂無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

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黃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

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節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齊姓也。齊

數反。漢有卓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齊齊

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

於廐染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

正義曰沙丘在

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

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

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

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多矣於去室秦

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地又按本紀以

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

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

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邱

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

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

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

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

如此哉乃取其一縑袍以賜之

索隱曰縑厚縑也音啼蓋今之縑也。正義曰

今之

纓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

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

客習於相君者哉

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雖為小子

范雎曰主人翁習

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

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

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

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

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

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
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
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
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
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
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
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
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
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此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

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
得無死者以緇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
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歸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
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
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
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
而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
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
晏起早作如方崩病故稱晏駕韋昭曰九初崩是事之
爲晏駕者曰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

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
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
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
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
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害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
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
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
賢勸功決訟驗姦常以查
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策
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
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
嘗困危者一飯之德必償索隱曰睚音
崖賁反睚音睚眦之怨必報

士賈反。睚，睚謂相。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

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

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平，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相王

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即晉陽向更。秦昭王聞魏齊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直同平相近。

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

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

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

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父，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

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

索隱曰上爲如字下爲音于雋反以言富

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

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簞一見起王
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
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
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
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
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
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
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那
陘蓋在韓之西界与汾相近也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
建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後五年昭王用
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

應侯謀縱友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

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

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疋破反秦大破

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

之

徐廣曰在五十年亦隱曰徐據秦紀反表言之

在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

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

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

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

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

徐廣

曰五十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

廣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上能善卒不戰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

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

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勸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

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不待札曰干小大甚衆不遇

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李索曰吾聞先生相李

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突執齊秉服虞曰

秉權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

畢巨肩

徐廣曰曷一作曷曷謂曷如獨也巨肩巨一作索。索隱曰曷反曷謂曷也

低而有豎也

曷顏蹙鞞膝攀

攀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曷音徒回

反曷顏謂顏貌蹙回若蹙括然也鞞音鳥吾聞聖人不

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

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

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齒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齧肥

食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

金萬於塗

爾雅曰欵足謂之萬郭璞曰非曲脚。索隱曰金音父萬音歷數皆空也言其足中空也

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欵訓曲故云曲脚也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

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悅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

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
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
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
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
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
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
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
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也紕復謬
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

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
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
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
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
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
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
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
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
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
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

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

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僂而憐其臣子也今商

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

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
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
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
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
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難反廣地殖穀富國足
難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首之列反家疆至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

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
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
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
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
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
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
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
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
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黃曰一作
索隱曰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
高誘云

二人勇者夏育育也噉音反

然而身死於庸夫

索隱曰高誘云

夏育為田博所殺然太史噉未知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

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

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
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
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
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晉四十餘萬之
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
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
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上

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
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
揚越北井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
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
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章入邑索隱曰劉氏去入劉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
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
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

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

索隱曰信音申誦音范蠡知

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

班固弈指曰博勝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

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云以遠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廊謀不出廊廟坐制

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

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

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矣君之功神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

則商君白公

徐廣曰白起

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
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
之禍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
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
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
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
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
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
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
雎蔡澤世所謂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

者非計策之拙也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放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

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一子不

困厄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十子范蔡也唯厄於齊折齊指
苗澤困於趙被逐奔苗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乎寵稽

河秦帝趙

卒報魏齊

細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